



WACCM

Newsletter #21
August, 2009

追求靈命長進
協力傳揚福音
提升崇拜質素
培育事奉人才

For Members Only
非賣品

世界華人基督教聖樂促進會

會訊: 「聖樂之音」

會訊 No.21



崇拜與文化

Worship Is Cultural

聖經與神學進路

Dr. Lim Swee Hong 林瑞峰博士 (邱紫英譯)

I. 引言

崇拜禮儀離不了文化的規範和影響，從聖經舊約及新約經文中也找到清楚的事實支持這理據。基督教徒的崇拜實踐根源可追溯於猶太人、希臘-羅馬人的文化影響。在很多方面，早期教會崇拜禮儀也離不了採用當時信眾的生活文化而本色化。這篇文章就是探討崇拜與文化在聖經和禮儀當中的關係。根據歷史記載有關禮儀實踐方面，為了要使基督教崇拜在廿一世紀繼續存在而有意義的話，我們必須認知聖經中所描述的文化生活與現代文化環境相配合。

II 崇拜與文化 1/ 從聖經觀點看

在我看來，最明顯的範例就是使徒行傳第十章，那是信仰和文化相互配合的最佳樣本之一。當中記述使徒彼得在房頂上禱告時看見異象- ...走獸、昆虫；有聲音對他說：彼得，起來，宰了吃！如所週知，彼得自少在猶太人教養中長大，對食物的規條嚴格遵守（利未記第十一章）彼得回答說：主啊，這是不可的..... 新國際譯本註釋指出- 這段經文，正如耶穌在馬可福音第七章17- 23節所說的一致，就是教導信徒廢掉猶太人對食物的規條。但彼得很快學會這異象的訊息而帶來更廣闊的指引，那就是直接觸及猶太人與外邦人的關係，這是他從來不認知和預想過的。更重要的就是- 我相信這一個訊息論及人類與神之間廣大的價值觀，不單是指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後裔。

同時，我相信人類對神的價值確實不是局限於全人類永恆的靈魂，而是擴展到那塑造我們成為真正的人之文化。當然，基督之道成肉身，說及神住在人心內就是有改變人的意向。耶穌基督生來就是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祂一生在地上的任務，就是宣揚神的國度，那不屬於這世界的國度，和那快要降臨之訊息。雖然祂有這麼獨特的訊息，耶穌卻繼續遵守猶太人根深蒂固的宗教節慶及文化規範。在規定的年歲和風俗習慣下祂上耶路撒冷遵守

一切禮儀；在迦拿參加猶太人的婚禮，定時在會堂禱告。最重要的就是參與逾越節守餐，引發出那深具意義而極有象徵性的聖餐禮（-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這樣，基督不只明白和參與文化慣習，更把行動升化來擴展神的國度。

因著彼得所領受的異象，卻生發了一個新的事奉模式。在宗教和社會文化中的隱含意義裡，有關食物規條中潔與不潔的分界線反被神的改變能力廢掉了。因此，從前所有對於猶太人與外邦人的關係概念受到有效的挑戰和改變。隨著這與神相遇的經驗，彼得對事奉改觀了。起初有點不情願，但見證了聖靈的工作之後，倒不遺餘力地向外邦人宣揚福音。（使徒行傳十章44節）

聖靈明證也就產生了歷史性的耶路撒冷議會宣言：接納外邦人參與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使徒行傳十五章19-20節）最有關鍵性的就是- 藉著這議會的決定，從前猶太人所規範用來分辨基督徒身份的某些宗教習例被取銷了。換句話說：這些猶太人的宗教習例現在可說是文化風俗，再不必作為認定基督徒身份的規條了。基督徒的身份變得跨文化，不再受猶太文化的規條限制。這轉折點讓外邦基督徒可以在他們文化領域內表達他們的

【聖樂之音】 [VOICE of SACRED MUSIC]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CHURCH MUSIC <www.waccm.org>

主 編： 譚靜芝 Editor-in-Chief: Dr. Angela Tam General Secretariat: 11 Sylvia St., Chatswood, NSW, Australia, 2067

執行編輯： 劉家光 Executive Editor: Mr. K. K. Lau Tel /Fax: [612] 9419-2125 E-Mail: <kkklaugs@gmail.com>

信仰；只要他們“禁戒偶像的污穢和姦淫，並勒死的牲畜和血。”

(使徒行傳十五章20節)

2/ 從神學觀點看

在研究禮儀方面，基督徒極重視守聖餐的聖禮。很多信徒深切抱著一個意念，認為這是耶穌基督所吩咐的唯一禮儀規範。但很多時，他們倒忘記聖餐是源於猶太人逾越節的宗教習例，而這禮儀就顯示他們猶太人文化的身份。跟逾越節一樣，教會的身份也取決於神學和守聖餐的實際行動上。毫無疑問，這神學及禮儀的行動也受到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所影響。同樣，浸禮的儀式也一樣受社會文化環境所影響。

自從君士但丁皇帝採設基督教為羅馬國教後(313 CE)，新生的傳統信仰有了歸屬點；以前政權及司法裁審的場所遂漸顯現於圓形殿堂，希臘-羅馬民眾極度對羅馬帝國唯命是從。這也就是- 信仰與文化相互融合，當代文化改變了崇拜實踐的例證。直至今日，在好些教會的崇拜禮儀行列中，聖品人所穿的聖衣 / 祭服上，我們仍可見到希臘-羅馬文化的痕迹。就是十二月廿五日定為聖誕節，也是第四世紀教會為了堅持信仰權威而把希臘-羅馬民眾在冬至的宗教慶典變為慶祝耶穌基督的降生。

這事實由第四世紀末的John Chrysostom 記述如下：“最近由羅馬設定這一天為基督的生日，就是趁外邦人忙於

褻瀆的儀式時，基督徒可以進行他們的聖禮而不受干擾。他們稱這一天（十二月廿五日）為不可侵犯者的生日。但除了主之外誰是不可侵犯的呢？他們稱這是太陽的生日，但基督是公義的太陽。”

在Marie Conn 所寫的一篇論文“中世紀禮儀起源緒論”裡面，她翻譯了奧古司丁和格哥里一世的信件[Augustine of Canterbury and Gregory I (c.597 CE)]。當中說到奧古司丁向教皇格哥里提及羅馬和哥爾(西歐諸國)在禮儀實踐中有多種差異變化。這讓我們認知就是在六世紀那個時代，在禮儀實踐上已經有差異變化的張力。故此，教皇格哥里發出一項極具遠見的回應：

“貴弟兄們在羅馬教會的禮儀實踐中養育成長，且有愉快的體會。本人認為你們應當替那仍是對信仰新穎發展的英倫教會社群小心選擇處理；是否在羅馬教會學到的、在哥爾學到的或是其他地方學到的，無論作甚麼，都以討全能之神的喜悅為重。

風俗習慣不必對出處尊崇，反要尊重當地習慣之風俗。從每一個別教會當中選取甚麼是聖潔的，甚麼是啟發靈性的，甚麼是對的，來安排整理，根據英人的意向，好像選紮一束花球一樣來設立成美好的風格。”

在這段記錄中，格哥里指示奧古司丁- 要關顧當地文化表達情況而設立一種能幫助信徒的崇拜在哥爾地方打造基

礎，而不一定要依照羅馬教會的偏好。我們這些新派的基督徒多數不熟識羅馬天主教會崇拜禮儀的發展經歷；雖是這樣，1960年梵帝崗第二次議會推介新的天主教崇拜禮儀之時，新派的基督徒都感到詫異。

自1517宗教改革後，新派基督教被認為是採用本地語言來崇拜的優勝者。雖然這情況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但大部份所謂本土語言，仍是歐洲化、甚至北美化的語言。結果，這樣的文化外衣也被傳教士從歐美地區帶到其他傳福音的領域，從而產生移植的禮儀實踐方式。在很多方面，這些行動對照出- 基督徒的信仰和隨伴的禮儀表達很少想及採取與當地社會文化內涵來混和。要適應的話，向來都難完善的；特別是在亞洲地區基督教已被標榜為外國的西方的宗教。

就因羅馬天主教會內部對崇拜禮儀運動帶來一個轉折點的時刻，梵帝崗第二議會終於大開閘門，容讓平信徒在崇拜中有文化內涵的素質，也從1960年代起接納非西方文化的表達方式。自1963年12月4日宣告聖禮憲章之後，本化的崇拜表達語言深受關注，務求羅馬天主教會的崇拜生命得以牧養全體信眾積極投入參與。結果，羅馬教會雖然默守禮儀規範，向外的表達則有本土文化的微異。範例可見於喀麥隆(Cameroon 1968)及扎伊爾(Zaire 1974)彌撒禮儀簡章內；裡面列明重視當地生活文化，務求全體信眾能積極參與崇拜。難怪



一位年青人在一個主日到了一間教堂，聽見風琴師在彈奏一首奉獻樂曲。崇拜完結之後，他要求彈奏那風琴。但遭拒絕，告知- 只有風琴師纔可以彈奏那樂器。年青人苦苦央求。最後他們只好讓他彈奏。他小心地把所有琴栓安排好就開始彈奏，彈奏剛才那首奉獻樂曲。那些散會後仍留在教堂內的人聆聽了之後大力拍手叫好！那女風琴師問那年青人：您叫甚麼名字？年青人回答說：“約翰巴赫；那奉獻樂曲是我作的。” 女風琴師驚歎地想：“只因我不容許大師彈這樂器，我們差不多錯過聆聽真正音樂的好機會！”

我們也是神所愛的樂器。耶穌基督就是大師。讓祂透過我們發出美妙的音樂吧。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以弗所書- 2:10)

[英文新生活譯本把「工作」譯為「傑作」]

眾多天主教學者帶頭寫出不少有關崇拜禮儀與文化實踐的文章了。

新派信徒也不甘後人，特別是尼白爾(H.R.Niebuhr's)的文章-“基督與文化”，雖備受批評，仍有學者採用他的概念作為發展崇拜禮儀本色化的途徑。在我看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世界信義宗1966的宣言和北美改革宗1997教區崇拜研討委會的報告。這些神學性的宣言充份表視關顧採用本色化的崇拜，而在此之前則認作是瑣碎而不關重要的。

3/ 從當代亞洲教會觀點看

在亞洲方面，1960年代初期南印度教會在組憲中，興起了一個塑造禮儀規範的機會，但在南亞文化內涵情況裡則是一個敏感的問題。特別是在別一信仰傳統中，在所謂印度教的環境下會有明顯的困難。就是在南亞區以外也一樣。

斯里蘭卡普世教會神學家尼羅士(D.T.Niles)有如下的見解：

“福音好像一粒種子，是用來撒種的。當你在巴勒斯坦撒這棵福音種子之後，一棵名叫巴勒斯坦基督教的植物就生長起來了... 福音種子後來帶到美國去，一棵美國基督教的植物就生長了.... 現在，當宣教士到了我們的地方，他們不單只把福音種子帶來，還把他們自己的基督教植物帶來，加上花盆一起！故此，我們要把花盆打破，拿出那棵福音種子，撒到我們自己文化的泥土裡，讓我們自己版本的基督教植物生長起來。”

其實，在亞洲地區，基督教還遠沒有來臨之前，我們的社會文化備受根深蒂固的其他信仰傳統所支配。基督教的崇拜取決於文化影響的話，則會引起很多爭議。基督教怎樣可以從其他信仰傳統中辨別出來呢？

最近在三一神學院裡我和學生討論時；鼓勵他們為他們自己鑒別那些是不可妥協的基督教崇拜原素。那是甚麼呢？是以往傳教士留傳下來的禮儀形式嗎？是主餐的麵包品種、葡萄汁，還是酒呢？或許是一首特別的聖詩、一首歌、或是崇拜中一些微小的語文事情，像古舊的字詞("Thee" and "Thou")呢？

有關這方面，褚龐格(Anscar Chupungco)給我們很好的指引。他在禮儀內涵和形式上是一位主張強烈對等的擁護者。他說：“在文化互融的兩種方法裡，在禮儀上我們說及‘內涵’，是受語文或禮節意義所導引；另外，在形式上，是受制於話語、手勢，和有時是道具來表達內涵。這規範就是把內涵和形式混和在一起。

雖然他很快指出-不是所有禮儀形式都可以更改的。然而，他的強烈對等之文化互融過程，是建基於在信徒崇拜規範中有文化原素包含著相似的自然品質。

這立場的複雜情節似乎強調指出-那些風俗發展原素可以成為信徒意義的供應者。甚至各類文化配件，好像禮節、表徵、手勢和圖畫等都有各自的特徵和特性。從禮儀和神學的觀點上，我們明顯地看見在崇拜和文化之間有對話的關係存在。要使崇拜有意義而切題，文化的量度範圍必須多加專注考慮。不然的話，在特有文化的境況下，崇拜禮儀行動可能變得沒有果效；帶不出神與人相遇的渠道，更不能使信徒能積極參與聚會。

III. 結論

最後，歷史清楚證明-認為崇拜實踐是極受文化所影響和確定的。

同時，為了強調上面提及的#所有學術成就，本人志在指出在崇拜與文化之間有神學動力去塑造對話的關係。請參閱世界信義宗聯會的內羅比(Nairobi)崇拜與文化宣言、#北美改革宗1997教區崇拜研討委會報告。這些無非強調一個事實-就是在生活文化和我們現今處境兩方面都要有健全的聖經根據，要有本色化的關聯，這全都是為了使崇拜變得有意義。

對於關注崇拜實踐本色化這方面，還是最近這三四十年的事。因篇幅所限，不便在這裡評論今時出現的各種崇拜實踐本色化之範例。總言之，在這廿一世紀時代，為了要改革創新，讓我們的崇拜行動能成為有效的管道，幫助我們有真誠的心靈來敬拜三一真神，那麼我們就要認真地研究這些崇拜實踐本色化的取向了。或許有些人認為-“沒有必

要，這些只是專業學者的運作。”這想法就錯了！因為只有努力耕耘，纔可以在這些社會文化的境況中啟發信徒認知自己的身份而植根生長；因為只有認知崇拜真是有文化素質之時，教會纔會棄掉那外來的花盆而把福音種子移植到本地的泥土上。

(編者：

作者林瑞峰博士，現任新加坡三一神學院及衛理公會音樂學院講師，專長崇拜、禮儀、音樂學科。畢業於菲律賓亞洲禮儀音樂學院、德州南衛理大學、新澤西州Drew大學，作品相當豐富。林博士亦為世界衛理議會崇拜及禮儀委會主席。

上文為香港建道神學院聖樂系慶祝成立二十周年-「聖樂教育年」特約十多位專家發表文章之一。原文刊於「神是我們的神-聖樂與崇拜研討會文章彙編」；蒙允許翻譯轉載，專此鳴謝。)



「教會詩班除了向神頌讚之外，就是要領導會眾唱詩，後者往往被忽略。

(大多數的詩班非常努力練習、獻唱。唱完了，可能心裡會問-我們唱得還不錯罷?)沒有詩班或能幹的領詩者來幫助會眾歌唱的教會更可憐。特別在唱傳統聖詩之時，唱得了無生氣。最大的原因就是會眾欠缺節奏感！難怪年青人對新潮詩歌趨之若鶩。其實，唱對了節奏的傳統聖詩也一樣可以大有活力的！

「很多信徒很羨慕人唱歌，也很想學唱歌，但教會卻極少安排機會給信徒學唱；就是有機會參加詩班的也不容易獲得有具系統性的歌唱訓練。教會領導人若認同“會眾是教會第一隊詩班”的話，應該多安排機會給信徒學習最基本的歌唱方法。此外，更重要的就是教導會眾認知-不單只學習怎樣唱得好，還要學習“為甚麼要唱得好？”因為在技巧上唱得多好也容易成為鳴鑼響鼓！懂得拿最好的歌頌獻給神纔是最美的事奉。 - 莊惜陰